

◆六岭杂谈

节俭的父亲

刘运喜

父亲今年88岁,除了严重耳背、患有白内障外,身体仍然健朗,声音洪亮,啃骨头、吃硬东西,一点也不输年轻人。最近他参加体检,各项指标基本正常。虽然是耄耋老人,他仍然坚持自己做饭吃,日常生活起居也不需要儿女们服侍照料;每天在周边各村到处走走,和几个合得来的老人聊聊天。

父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,含辛茹苦把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养育成人。他吃了太多的苦,流了太多的汗,付出了太多的心血,委实不容易。父亲虽然平凡而普通,但在我的眼中真的好伟大,真的了不起!我为有这样一个吃苦耐劳、明事晓理、为家庭默默奉献一切的父亲而骄傲和自豪。父亲深知生活的艰苦,所以特别注意

省吃俭用,好的东西舍不得吃,新的衣服舍不得穿,贵的东西舍不得买。父亲的节俭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每次和人去镇上赶集,同伴总是买这买那,买了吃的,买穿的、用的,他却从没买过零食吃,生活日用品、必需品总是捡最便宜的买。

近来,我对父亲的节俭感到有点恼火。我们逢年过节给他老人家买的牛奶、罐头、八宝粥、桂圆、麦片、藕粉等,他总是 一直收着,舍不得吃。可是,食品是有保质期的,过了保质期就不能食用了。今年他生日的前一天,当我检查他堆放在屋角落的食物时,发现我们去年送给他的牛奶、麦片等还没吃。我登时就火了:“老爸呀,我不知该怎么说你,你怎么就舍不得吃呢?我们买给你的这些东西是

让你吃的,收着干嘛呢?等到过期变质了,就吃不得了啊!”老爸解释说,因为奶粉、麦片要烧开水泡,怕麻烦,就没吃了。接着父亲又从冰箱里翻出一袋米花给我看,那是几年前四弟回来时送给他的。一看日期,已经超过保质期两年了。我立即对父亲说,这米花过期了,吃不得了!我正准备将米花扔进垃圾篓,他赶紧过来抢,口里连声说着“不要扔,不要扔,吃得的,肯定吃得的”。面对老父亲的节俭和顽固,我哭笑不得,只好作罢。

珍惜劳动成果,拒绝奢侈浪费,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。但是,传统也要与时俱进,与时代合拍,我们不能因为省吃俭用而让食品过期变质成为废品。
(刘运喜,邵阳学院教授)



紫薇花开

严钦龙 摄



◆故土珍藏

苦 瓜

李云娥

“赤日几时过,清风无处寻。”炎炎夏日,如果吃上一道清炒苦瓜,心中的燥热立马减弱几分。

你看,菜园里、篱笆旁、沟渠边,房前屋后,到处都是苦瓜的倩影。看着这个画面,心里油然生出一种喜悦、亲近。青色的、白色的苦瓜挂在藤上,滑溜溜的皮肤上长满疙瘩,你瞅瞅我,我瞧瞧你,挤眉弄眼。靠得近的苦瓜不时在风中碰撞一下,你踢我一脚,我蹬你一腿。不用担心,它们很有分寸,点到为止,玩玩游戏而已。偶尔也有几根红色的苦瓜焦急地盼望着主人的到来,它熟透了,穿着红妆,等着主人接

它回家。

苦瓜还有两个内涵丰富的别称——君子菜、半世菜。苦瓜心中满肚子苦水,但它和任何菜搭配,不会让其它菜沾上一星半点苦味。苦瓜的品性像君子,“君子美美与共,和而不同”。所以,苦瓜被授予“君子菜”的光荣称号。“君子菜”的名字广为流传,但知晓苦瓜还称“半世菜”的人却甚少。

以前,我家常在小庭院里摆一小方桌,上摆一盘碧绿的苦瓜,里面有几粒黑黑的豆豉,夹杂着几个红辣椒青辣椒。父亲抿一口米酒,挟几片苦瓜送入口中,啜

巴一下。那时的我却非常讨厌吃苦瓜,那种苦味实在让我忍受不了,总搞不清这些大人为啥喜欢“自讨苦吃”?为了少吃苦瓜,有时我偷偷地溜进菜园,把自家的苦瓜藤拔了,架子上的绿叶一下子就晒得蔫头耷脑,壮实的苦瓜晒成了苦瓜干。事发后,我被老妈狠狠修理了一顿,那种痛一直种在记忆里。之后,妈妈把那些苦瓜干收回家,和油茄、刀把豆、长豆角、辣椒拌匀做成腌菜。整个冬天的饭桌上,都飘荡着腌菜的香味,以至于这种香味常常飘进我现在的梦里。

如今的我也像父母一样,特别喜欢吃苦瓜。口里嚼着苦瓜,一丝苦味过后是一丝甘凉,一丝思念。人过半世,才看透生活的本质,才了解苦瓜蕴含的玄机,明白了“半世菜”这个名称的深刻含义。

(李云娥,邵阳县人,数学高级教师)

我的教子经

刘绍雄

女儿生性顽皮,不喜欢读书。小学六年级一期时,她被分到“慢班”。我整日里对女儿大发雷霆,还动手打她。女儿见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,怕得浑身打颤。

一天,一位当老师的老同学来看我。我将女儿的学习情况和我对她进行打骂的事讲给他听,请教他教子良方。同学责备我说:“老兄差矣!你这样是害了她!”他给我的良方是勤、温、激“三字经”。老同学解释说:勤,就是勤检查孩子的学习情况;温,是对孩子进行教育要和风细雨;激,即在孩子有了进步时要及时进行鼓励。

自此,我牢记这“三字经”,对女儿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。女儿在我的督促下渐渐地变了,学习勤奋了,不仅成绩飞跑到前三名,而且还常催着我上街买课外辅导读物加“小灶”。中学会考,她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了省重点中学。我奖给她一台“爱华”高档收录放三用随身听。

女儿自从有了随身听之后,整天戴着耳机听音乐,成绩眼看着就跌了下来。

我只好再次向老同学求教。同学说:“你不要收她的随身听,要向她讲述音乐大师的勤奋故事。”我遵嘱在书橱里找到了一本书——《名人轶闻600篇》,里面有好多

音乐家的故事。于是我选了一篇冼星海在延安时期买不起钢琴,用盆盆罐罐做乐器,敲打出一支支脍炙人口的名曲的故事讲给女儿听。最后,对她说:“你进了省重点中学,只能说明你以前勤奋了。省重点中学也不是‘保险箱’。现在你的成绩下降了,你检查一下问题出在哪里,是不是迷上了随身听而引起的?如果是的话,我劝你还是控制住自己,把精力放在学习上。”

响鼓不用重敲。女儿受到我的启发后,果然大变,随身听里装的大多是英语磁带了。在强手众多的省重点初中班里,她的各科成绩都跻身于前十名的行列。

然而,女儿的情绪很不稳定,学习时好时坏。高考前,每天听流行音乐、逛服装市场、打电话交友成了她的三大活动。眼看就要高考了,女儿却沉醉在玩乐之中不理功课,急得我坐卧不宁。我反复劝她,她都听不进去,反而安慰我说:“爸,看你急的……反正现在家里有钱了。”我一听,就感觉到起初我对她的开导方法不大对头。

原来女儿觉得家里现在经济宽裕了,她就可以松懈了。我特地从外地回家,跟女儿进行了一次长谈。女儿痛哭流涕地说:“爸,你别说了,我都懂,我一个人在家就是太寂寞了啊!”

为了女儿,我让她妈放弃在广州条件优越的工作,回到家里。妻回家不到两个月就传来喜讯:女儿的成绩上来了。

高考期间,女儿得了重感冒,一直低烧不退,但她仍旧以顽强的毅力考上省城一所重点大学的外语系。四年后,又顺利考上北京一所著名学府的研究生。

从我教子的亲身经历中,我深深地体会到,有时,对孩子的教育是不能仅靠嘴上说说而已,父母自身的行动比言语更为重要。(刘绍雄,武冈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◆岁月回眸

板凳书桌

易祥茸

不是我吹牛,我们那一带,远近几十里,找不出一个比我启蒙更早的。我四岁就进小学读一年级了。

那时我们这里刚解放,政府提倡读“翻身书”。禁不住老师再三做动员工作,父亲终于同意我10岁的姐姐和7岁的哥哥去读书,但前提条件就是我这个4岁的儿童也要顺带入校。原因就是大人们各有各的事情,哥哥姐姐都读书去了,我这个顽皮阶段的儿童就没有人管了。老师勉强同意了。

我是被骗去读书的。

有一天,我正在用蔑片做的“蜘蛛网”逮知了。快要将一个知了收入囊中的时候,母亲叫住我,要我跟姐姐去读书。并且告诉我,只要去读书就有糖吃。真的吗?我可是好久没尝到糖的滋味了。于是,我乖乖地跟在姐姐身后向学校走去。

说是学校,其实是一栋房子改造的。因为房间太小,只好将两间通开,才勉强能做一间教室。整个学校也就两间教室。我们都是被劝去读“翻身书”的,虽然年龄相差悬殊,但都一律从发蒙开始。只是为了教学方便,将年龄较大的编成一个班,较小的编成一个班。姐姐当然是“大”班,我是“小”班。

老师招呼大家进教室了,我才想起我是来吃糖的。我找到姐姐,姐姐从衣襟袋里摸出两块手指大的人字饼干,哄我说:“要听老师的话,以后才有糖吃。”接着,就有个年轻的女老师来拉我去小班教室,意思就是要把我和姐姐分开。我哪里肯干?赶紧将两块饼干一起塞进嘴里,然后双手拉着姐姐的衣角,老师花大力气扳我的双手也无济于事。老师叹了一口气,大概是和领导商量了一下,反正都是从启蒙开始,于是就让我进了大班,而且和姐姐坐在一条板凳上——而这条课凳正是姐姐从家里扛来的。

原来,学校草创之初,设备简陋,只是用土砖砌两个墩子,上面盖一块板子就成了课桌。至于课凳,就要学生各自从家里扛来。既然课凳由学生自己从家里扛来,那式样也就无法统一:有带骨牌凳的,有带竹凳的,有的家里临时给钉了个马扎,有的干脆把灶前的烧火凳也扛来了——我哥哥扛的就是烧火凳。至于姐姐扛来的那条板凳,是父亲用一块好桐木自己做的。

那时上学要不要交学费,我不清楚,但课本费是要交的。只记得我家三姐弟读书,父亲只给哥哥买一套书,姐姐的是父亲用土纸抄的——父亲读过私塾,写得一手好字。至于我,借哥哥姐姐的看一下就算了。虽然书本可以共用,但是,家庭作业还得各自完成。要完成作业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一张像样的桌子:要摊开本子,摆上毛笔、砚池,需要的地盘还不小呢。我家条件有限,要说桌子就一张——饭桌。那是一张窄小的板桌,天天吃饭,桌面油腻了不说,平时也堆满茶壶、茶杯甚至碗筷一类的东西,桌面上几乎没有空处。当然,母亲房间里的床头边还有一个梳妆台,那是当年母亲唯一称得上是嫁妆的东西,但上面已经摆满了奁盒和奁池、篋箩等。况且,要坐在床上就着身子在梳妆台上写字,那也是极不舒服的。

于是,父亲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:上学时,姐姐扛

着板凳去,放学时又扛回来用于做作业。从此,别人的“课凳”就固定在学校,只有姐姐上学、放学都要扛凳子。学校离家有将近一公里路呀,10岁的姐姐也挺不容易的。

从此,家里天天就出现这样一幕:放学后,板凳成了课桌,哥哥姐姐各占一头,砚池放在中间,然后每人坐一个小木墩,去各自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。至于我,没有书,好像老师也没有给我布置作业。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但我没有纸鸢,只是捉个知了、逮个蛔虫还是蛮里手的。

春雨潇潇,秋雨绵绵,季节的变更是极有规律的。但我对它们的认识却非常模糊。大概是一个淅淅沥沥的秋雨夭,姐姐躲在门后哭,并告诉我:“再也不能给你扛板凳了。”我莫名其妙,赶快去向母亲求证。母亲说:“家里人手少,家务事总排不开,下学期姐姐不能和你们一起去读书了。”也是,一家十来口人,一下子就去了三个读书的,家里的农活总做不完呀。不是“重男轻女”,實在是姐姐比我们大一点,扯猪草、砍柴、放牛等都能独当一面了。

两年后,父亲让我留级,但仍然跟着哥哥上学。不过,我去坐哥哥坐过的烧火凳,来回扛板凳的事情就由哥哥去做了。以后,在板凳上做作业的就换成了我和哥哥。就在这一期的一个冬天的下午,我和哥哥把板凳搬进堂屋里,认认真真完成作业。突然,堂屋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挤开了,我还以为是风在捣乱,谁知是父亲扛了一张崭新的桌子进来了。我曾隐隐约约听大人们议论过,田坎上的一棵苦楝树荫到禾苗了,要坎掉。果然,父亲就动了心思,待水稻刚刚收割,就请人砍倒苦楝树并锯成板子。现在,板子风干了,而且在木工师傅的手下变成了漂亮的桌子。

新桌子来了,我和哥哥抑制不住一阵高兴。但是,父亲喻声喻气地当众宣布,这张桌子只让哥哥一个人用,我做作业仍然只能在板凳上……我有一个坏习惯,就是在写一个把握不准的字的时候,总喜欢先在凳面上“比划”一次,准确了,再写在作业本上。所以,以前表面光滑,木纹清晰的凳子,现在已变得黑不溜秋的了。新桌子是不许再有板凳那样的历程的。我垂头丧气,不敢顶嘴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启蒙的那所学校,因为设施太简单,两年后,被合并到一座由祠堂改造成的“完全小学”。那里条件好多了,有了崭新的课桌课凳,教学也不再设“复式班”。我的学习有了很大的长进。父亲也开始让我在新的小桌子上和哥哥一起完成作业了。

那条板凳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。“树大分枝丫,人多要分家。”分家的时候,我申明:所有家具我都不要,只要这条板凳。

后来我进了城市。房子算是小洋楼,家具也设置一新,但我还是舍不得与新家具格格不入的那条板凳。现在我将它摆在阳台上的躺椅旁。有时我懒散地躺在椅子上,在板凳上摆一本《资治通鉴》,再加一杯茉莉花茶,享受着闲适的生活。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